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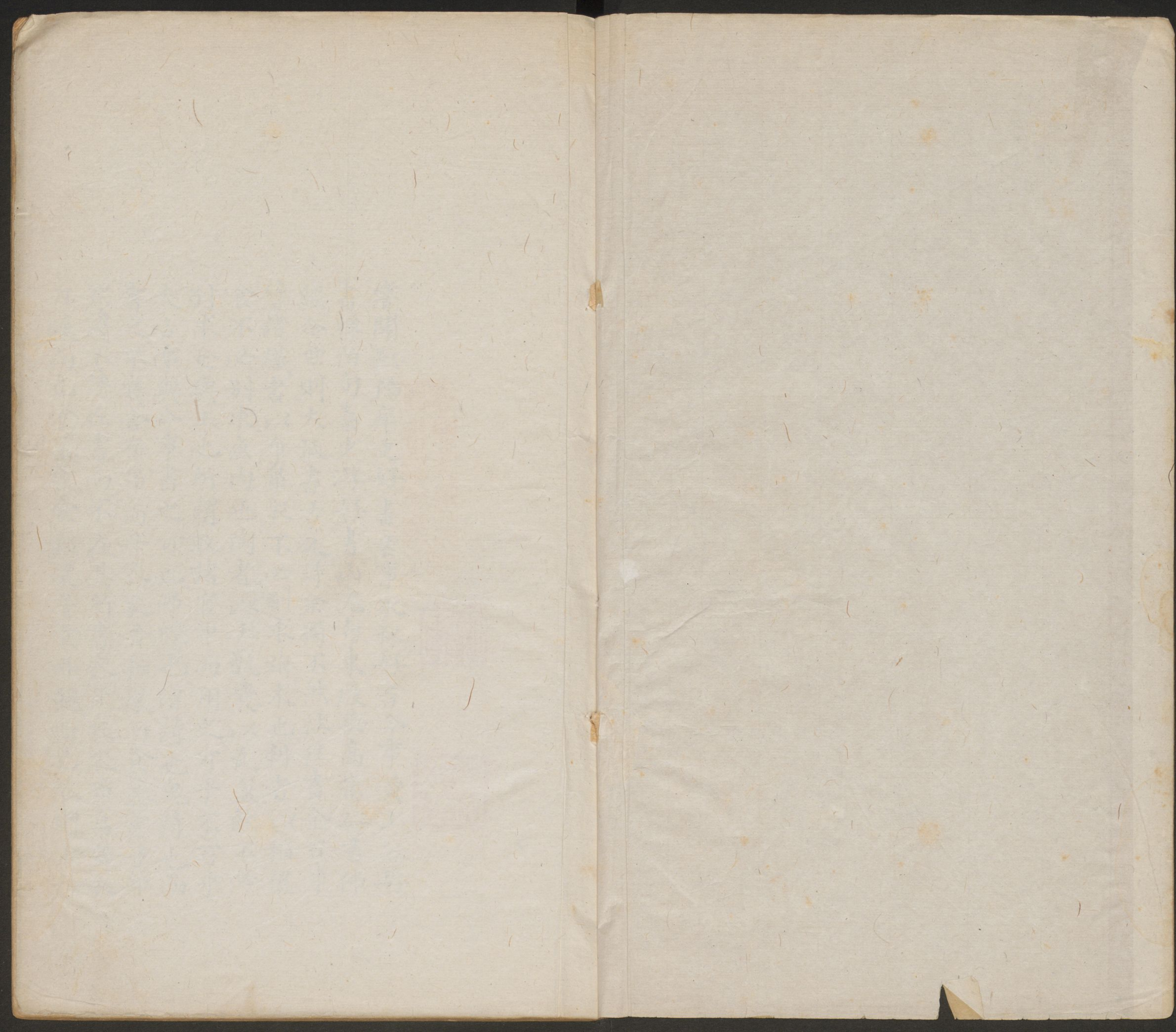
T 9155/4238

0

1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L 3 1934





嘗聞歐陽率更好書古事永叔好書今事黃山谷好
書禪伯句秦少游好書山鬼句東坡與高宗好書佛
經今世則大抵書古人詩余獨不然往往書金石事
譬諸織者以布帛衣不必別求旃求也耕者以稻粱
食不必別求魚肉也陶者以土甑爨以瓦盆飲不必
別求金與玉也所謂取諸宮中而用之可乎不可乎
夫古事與今事書之可也佛經也僧詩也鬼詩也而
書之不幾舍布帛而牛衣衣舍稻粱而食藜藿乎雖
然傳不傳在書而不在其所書衣牛衣衣布帛等衣
耳煖而已食藜藿食稻粱等食耳飽而已然則余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書金石者猶之書古事書今事書佛經與僧鬼詩也
取諸宮中而用之者偶然耳積之既久子姪輩錄而
存之得若干卷名之曰偶筆而書於其端
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大瓢山人自序



楊定字可師號大瓢山陰人父茂官古塔法代五許赴
宛得 旨之柳條邊迎親歸作柳條邊 紀略 皇 人 稱 師
夫子王書八歲能心摩窠之字精 法 碑 故 有 金 石 源 流 六 十 卷
及 碑 法 卷 稿 戶 弱 之 義 是 書 之 始 為 未 定 之 稿 也

是書註例當以均樓碑居首周石鼓繼之次秦漢之圖魏晉六朝又次唐宋元明而
前人所書修之以便觀覽

哈佛大學漢和
書館珍藏印



昭仁寺碑



大瓢偶筆卷之一

陝西長武縣昭仁寺碑唐貞觀四年十一月立朱子
奢撰文無書碑人姓名趙子函曰筆法類廟堂廟堂
豐逸此少瘦勁鄭夾捺曰虞伯施而曹仲明則以為
歐陽通余以趙鄭言為是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帖余初知者有八曰汴本曰金士孫本曰米
臨本曰董臨本曰神廟宮中本曰余少愚本曰麟遊
未鑿本曰麟遊已鑿本近在吳下又見縮本三而率
更原刻不與焉率更原刻余僅于王黃門東發抵舍
見季瞻王君家藏一本今歸故清苑今拱文王君其

原刻較此刻不同與情未
鑿之言之

爭坐位

天冠山碑

論書

餘所見大率皆前所云云也。雖宋榻元榻又奚足貴耶。僧以牧云報國寺僧有舊榻爭坐位帖甚刻畫而非策衣裓予曰崇禎間嘉善魏子一命工馬士鯉翻刻一本可以亂真得無是比乎閱之果然。天冠山碑趙文敏書付院僧淨心先後藏史吏部玉陽華戶即龍家後歸建武鄧霖康熙二十一年刻石西安學宮有文徵明鄧霖跋。蘇黃極推服顏平原蘇以顏書配享社詩謂其無所不亘山谷則云竒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風流氣骨。

回視歐虞褚薛徐沈皆為法度所窘其推崇也如此。徐會稽書昔人比之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所見碑帖大概與評合而山谷獨有姿媚可愛之評不知其何所指也。

瘞鶴銘一見

瘞鶴銘圖考莫詳於張力臣所刻然余親至雷轟石傍觀榻碑人下手仆卧一石乃直長並非斜曲所指。江陰真宰十二字正與爽塏十九字直對恐不與真侶一石並列也須再考之。

海嶽稱魯公學褚自以批踢名家作用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因極其醜詆夫顏亦何嘗學褚癡人說夢

石書

碑帖

語也

金玉之文日銷月鏹不可紀極如鐘鼎等銘趙明誠金石錄載有四十餘種今惟焦山鼎銘與景龍觀鐘銘而已長安石刻周世宗時京兆門拱榻獻王溥者尚有三十餘本今且不滿百矣可不及早愛護哉張懷瓘云右軍書一形而衆相萬字皆別世人不探其本遂作意使之不同不知右軍既得筆法又精神貫注下筆自然不同絕非臨時排筭也古來一人一事立兩碑者則有峴山羊叔子碑兩人共一碑者三代則有伯夷叔齊兩漢則有益州刺史

碑

福碑

論書

前此及

王名碑

國在以來出
半截碑又見五
卷十四頁

歐陽辛安石碑

孫吳紀功碑

中山相薛君巴郡太守宗正卿咸平侯相劉君劉後却曰蔡端明小楷以茶錄為冠今觀其書舒徐刻畫在雲顏之間可與小字麻姑壇頽顏千古

營州刺史崔敬邕碑於康熙間出土吳將軍半截碑

鄧陽令曹全碑皆萬曆間出土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銘靳英布墓誌銘陳司徒巖墓誌皆出自近歲

歐陽信本書生平所見者以雲恭公墓誌銘為最化

度寺邕禪師塔銘次之九成宮醴泉銘又次之莒公

唐儉碑皇甫誕墓誌銘其最下者也

南都江寧縣學尊經閣下立圓石三段孫吳天璽間

三

閩帖 晉江馬蹄今
又見第三卷四頁第四卷
十一頁

紀功碑也。相傳皇象八分書。因石斷文不可讀。中州周雪客聯而貫之。并為之考。書未成而雪客下世。歸其豪於繡水。王安節伏艸。安節為之賦。伏草續為之考。而書猶未成。丁亥夏。余遇白下門伏草寓齋。索觀。至再不可得。悵悵者久之。然其圖則已得之。三山林氏矣。顧起元曰。其石四方。余親往觀之。石微圓。非方也。中一段高三尺五寸。東西高各二尺五寸。圍各七尺。古樸類石鼓。而書亦奇奧絕倫。江南第一舊物也。晉江馬蹄帖。閩人皆稱帝昺携淳化原本入閩。留傳至今。而閩小紀則云。帖在郡庠。歲遠剝蝕。莊少師復

瘞瘡再見

摹以傳。所以顛倒脫漏之病。往往不免。今則晉江張氏又有木板矣。

焦山瘞鶴銘。圓健舒徐。不露鋒鏘。真從篆籀中出。恐非右軍不能。願况書生平未見。無從論定。若陶隱居書。余曾見許長史舊館壇記。方巖峭厲。似從黃初勸進受禪諸碑來。與瘞鶴銘絕不類。黃長睿黃道輩。羣指為隱居筆。豈未見舊館壇碑耶。抑舊館壇碑首行。亦非隱居手書。皆出于其弟子耶。此余因舊館壇而致疑。非敢與黃董樹敵也。

舊傳顏尚書東方像贊。從右軍小字像贊影出。余不

東方像贊

又見卷十頁

西平王李晟碑
是帖余有之信如先生以
言此未後何時何要何
人可翻

圭峰碑

之信。丁亥秋，何庶常。此瞻為余言。留都朱師晦藏小
字像贊，與尚書碑毫髮不爽。然余索之師晦家，尚未
之見也。
柳誠懸西平王碑，當時號為三絕。數年來所見，皆細
軟無力，與誠懸他書不同。所以前輩亦有浪得虛名
之語。要之今所見者，皆翻刻本也。
唐裴丞相休書圭峰碑，禪師沉着緊嚴，得力於歐陽蘭臺。
柳誠懸而無初唐秀逸之致。今虞山馮氏派，莫不以
圭峰碑為師。以是圭峰碑，一時紙貴。幾如廟堂定
武之在唐。余嘗謂顧云美學夏承碑，則夏碑行。鄭谷

智永千文

李秀碑

碑在長鄉六神堂
慶和軍碑詳第五
卷五葉

曰學郭有道，則郭碑行。朱竹垞學曹全碑，則曹碑行。
陳香泉學崔敬邕墓誌銘，則崔敬邕行。何此瞻學玄
秘塔，則玄秘塔行。今馮氏喜圭峰碑，而圭峰之行又
如此。昌黎云：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信然。信然。
陳傅巖觀察家藏舊智永千文，紙墨雖不甚舊，然
薛嗣昌跋下有姪方綱摹李壽永壽明刻二行小字，
目所未見也。董跋亦云然。
李秀碑僅存六礎。宛平令李蔭拙得，移少京兆署齋。
大梁王惟儉携四礎去。吳棹憲涵為少京兆時，移其
二礎文文山祠壁。

褚中令

褚中令千字文。余見宋搨舊本，疑米海岳臨摹。與中令行世碑刻皆不同。海岳最喜贗作古人書，而中令為尤多。究之與古人無一筆是處。

秦東門三字

秦東門三字相傳丞相斯書。刻海州馬耳山上。宋中丞求之數年不得。亡弟楚萍於無意中忽見之。明日再往，復失所在。

此條廢止
瘞鶴銘三見

瘞鶴銘前輩多稱陶貞白書。余近見貞白書舊館壇記，乃知貞白方嚴整密，與瘞鶴絕不類。海岳名言曰：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此雖確論。

瘞鶴銘
此則又見第六卷三頁

蔡卞書

然皆就其迹而言之也。若其所以然之故，則海嶽不能言也。何也？觀其書知之矣。

蔡卞書大字曹娥碑，聞在余鄉孝女廟，絕未之見。曾見一石刻書佛偈五紙，行草體似唐文皇書。米海嶽云：卞得筆而乏逸韻，信然。

蘇東坡

宋四家書本號蘇黃朱蔡。以蔡京當國而亦書名，遂以京易之。後人以京小人而書又無骨，乃以君謨易之。實非三家同時也。自古至今有一書家必有一一贗作者。如右軍之識道人張翼是也。若張懷素換高正臣五紙，高不能辯其工力亦不可及矣。

刻碑

此書者與前必連後
瘞鶴銘見

捐碑

缺字

古人碑板多自刻如鍾元常王子敬李泰和顏清臣輩皆然今人多不能書即書亦豈能刻耶瘞鶴銘在焦山之麓俗呼之謂雷轟石恒沒水中俟其涸時卧於地而仰搨之今猶可得五十餘字碑之最難搨者莫如泰山銘中興頌岫嶽碑會稽山碑瘞鶴銘秦東門三字然往往于無意中得之昔人作書喜書詩賦或雜文或故事間有論筆法者余獨好考訂碑版源流不但本地風光體故宜爾傳之久遠亦覺有功金石閩中有一少年日赴裝橫家錄余所書多至成帙亦好事之尤者也

張氏智永子文惠法

瘞鶴銘 五頁

黃庭內景經

黃馮補之論之 頁

吾鄉張氏智永千文墨跡山陰令景融以事勒取之融苑歸崑山徐氏余訪求數載徐氏子孫無知之者然觀張氏摹刻本亦不佳

古人但知黃魯直學瘞鶴銘不知魯直以前則有唐張嘉禎魯直以後則有明八大山人

池兆偶設曰杜編修子靜家有米元章細楷黃庭內景經自署中岳外史首尾皆有紹興內殿秘賞御印及賈似道姓名小印柯九思印

虞山亡友馮補之昔者館于吳門數數過子論書每多不合蓋余所主者筆法而補之所補者間架間架

之說起於歐陽信本而補之之間架又與信本不同此其所以不能服予之心也至若筆法與間架相背之處是時余亦未深知又何以服補之之心耶碑洞聖教額原有佛頭七座因鬻碑者多不搨佛頭故反以搨者為贗耳余訪之鬻碑秦人言皆合今年於白下得舊搨未斷本七佛宛然何此瞻吉士云白下汪安候唐搨本亦有七佛頭唐以前碑板明清間出土者在邵陽則有曹全碑在西安則有吳將軍半截碑蕭思亮墓誌銘王居士塼塔銘在安平則有崔敬邕墓誌銘在蘇州則有唐頌良輝墓銘周真墓誌

在福州則有陳司徒墓誌銘溧縣則有靳府君碑海寧則有張希超墓誌銘終南山則有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高陵則有李輔光碑

唐敬客書王居士塼塔銘在終南山梗子谷近始出土余初見金石文字記載其名目出處不甚留意丁亥秋于香泉陳刺史座上見潘次耕太史家搨本借歸細觀舒徐嚴整類趙模瘦勁風神似褚令敬客書名不著而其書如此文皇董陶之功大矣哉僧之能書者在晉則識道人南北朝則岳道人道常法高道人在隋則智果敬脫智永在唐則辨才懷仁

翹微重見前卷誤

懷素惟則亞栖開秘少紀高閑藏知貞虔邈文智謙
法昭曇休景福思惟高修上人廣利翹微道秀仁
基廣正翹微重閏大雅智詳温古勤無可建初懷
憚玄悟從謙靈迅戒成雲臯有隣湛然崇簡行敦道
欽明法回上人獻上人元雅曇林齊已景雲誓光貫
休夢龜文楚靈詠五代則法暉應之貽矩曇域曉巒
大空彦修宋則夢英元明之間則紹興老僧凡七十
人可謂盛矣

宋人書余最愛黃涪翁其次則蔡君謨著名之跡若
茶錄萬安橋記雖極沉着明潤然與涪翁七佛偈中

第七

石鼓

興頌跋相較寔有逕庭之別蓋蔡本學顏亦遂不能
勝顏黃則得力六朝是以深厚古雅絕無唐人氣味
前輩多稱薛紹彭為宋人第一而其書流傳絕少余
寔未見一字不敢隨聲附和豈便遽屈涪翁若蘇米
二君則又在端明之下不堪與涪翁同日語也

日下舊聞載賦石鼓者二人曰周伯温李丙奎作詩
歌者二十人曰韋應物韓愈張耒洪适梅堯臣蘇軾
蘇轍張養浩揭傒斯宋鑿吳萊顧文昭盧原質唐之
淳程敏政李東陽何景明王家屏朱國祚郭天中
近代法帖以宋石元之所刻為最所謂會稽石氏也

南刻石

此則詳前卷
中可刪

碑

舊館壇記

止去方碑

寶刻叢編載其目錄黃庭止有遺字而無完本今停
雲館所翻者疑非石氏本
黃山谷專學焦山瘞鶴銘雖不及張嘉禎北嶽碑然
如七佛偈等帖幾幾乎孔子之有若矣若夫蒲坂雷
首之夷齊廟記則又全乎褚令聖教不類瘞鶴也
陶隱居舊館壇記前人言其首一行自書後是其弟
子書余曾見舊搨本前後出一手前人豈可盡信哉
近時新出碑版如王居士塢塔銘梁主簿蕭縣丞崔
府君墓誌銘曹景完碑字畫極其清楚與唐初搨本
何異而世之耳食者每以其非舊搨棄而不收亦惑

之甚已

趙文敏帖

郎石柱記

又見第...卷七葉

趙文敏書留國學者有樂毅論黃庭經爭坐位碑蘭
亭叙金丹四百字今金丹黃庭石不知所在蘭亭爭
坐殘缺僅數行完好者止樂毅論
張長史楷書郎官石柱記字如指頂大碑在府學久
燬於火惟王文恪公家有宋搨本董文敏鈎入戲鴻
堂帖今原本在一友人家有文恪公跋朱竹垞太史
曾見之

靈運碑

少林寺唐碑唯靈運禪師塔銘近聖教序裴灌碑有
初唐氣餘如栢谷塢告皆不足觀

昇仙太子碑一見

顏氏家廟碑

昇仙昇見

長生未見

尊勝陀羅尼經

五臺尊勝陀羅尼經

又見第七卷三頁

昇仙太子碑乃則天書幾與文皇晉祠銘不相上下魯公家廟碑額陰尚有公書記室君云云八十五字往林同人為予言今始得之

飛白不傳今可見者唯晉祠與昇仙太子二額耳魯靈光殿孰刻漢長生未央瓦頭皆工匠書刻而其妙若此古人勝今人遠矣

唐人刻尊勝陀羅尼經是處皆有而以五臺山太中五年所刻為最余于丁亥冬始得之

五臺尊勝陀羅尼經唐大中五年不知何人書前輩金石諸書多不載丁亥十月忽有書賈持二紙來紙

書

墨甚舊書類聖教而瘦勁過之余謂賈曰尊勝石幢多八面則搨墨亦應八紙今缺其六君能求之則厚與若直賈曰向也得之於錫山安氏試往尋之數日復來則得之矣是日為之一快

作字不必皆筆也周穆王以劍魯靈光殿匠人以泥刀王右軍以堊帚以楊柳枝陶隱居以荻張長史以髮裴休以袖呂洞賓以衣皮以石榴皮黃華老人以栴榔殼李後主以襟以帛石曼卿以氈陳白沙以茅高其佩以指張綬以筋余亦曾以布作山東都司堂額以草帚作方文字穆王以劍劃吉日癸巳字靈光

殿匠人以泥刀劃太子釣魚池磚王右軍以聖帚書
壁柳枝書瘞鶴銘陶弘景以荻書張旭以髮書裴休
搵袖題化成寺額呂純陽以牛皮書齊南寺碑石榴
皮寫七言絕句于西隣酒家李後主撮襟卷帛書黃
華老人以栴柳殼書大理府三塔寺南石曼卿卷氈
作龜山佛寺殿榜陳白沙縛茅作字高其佩以指書
劃款張綬以筋書扇然則書亦何必專以筆哉
古人榜書多不傳如梁武帝北固山天下第一江山
額不可得今得見者乃吳琚書董文敏稱為江南第
一額余締觀二日似尚有病顏太師虎丘劍池四字

雖蒼勁然有屏幃氣若逍遙樓額則弱矣陳謹天子
萬年四字最惡俗不知當時何以稱之米元章第一
山墨池大字勝其他書朱晦菴大字鑿金屋壁間者甚
多雖氣魄小而皆有異趣王龜齡絕無書名而泉南
佛國四字大幾方丈開朗遒勁與小字無異生平所
見榜書以此為最林惇忠孝廉節字雖蓋東封頌之
上為萬世所唾罵然字亦可觀

王會稽書道德經不傳傳者唯趙文敏墨池堂本嫌
其肉多於骨近見終南山說經臺本字稍大方嚴道
勁類舊館壇記在趙本上

定武禊帖

滿書

書歷楊少師

楊少師帖

晉江曾宣靖公臨南唐內庫薛稷搨定武禊帖其孫曾紳勒石字劃朗潤可觀學書先清心將欲臨池先掃心地使之一念不雜靜如止水然後聚指筆端將大指橫頂于內食指中指雙鈎于外小指助無名指盡力抵住肘不靠桌加以意在筆之先而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則思過半矣五代楊少師愛書僧壁傳於楮素者少時移世換則壁壞而墨亡矣見諸東觀餘論者僅洛陽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寺一壁天宮寺一壁今則更可知矣停雲館玉烟堂諸帖刻少師韭花神仙二帖韭花猶

有平原意神仙起居注則擅表氣幾不可耐不知蘇黃兩公何以推崇若此大都蘇黃最服平原是以見其私淑之人無賢不肖皆喜之此之謂阿私所好非千秋之公論也

寶賢堂帖

寶賢堂帖晉府摹絳帖入石明末散失順治間郡守宋彞搜民間得殘石作亭覆焉康熙十九年戴明府夢熊取舊本勒石補之

法帖種類之甚多者莫如蘭亭在賈師憲時業以千百計自南宋至今日增月益又不知其幾何矣三四年來余親見查宮詹聲山刻一本高方伯鏡庭刻一

蘭亭帖一見

端書

本林孝廉鹿原刻一本。余所不見者。又可勝數哉。言之可發三嘆。
黃長睿曰。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王順伯云。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余故謂悟得篆籀隸楷一貫之道。方可學書。

收藏法之碑刻

古今來收藏法書碑刻之家。在帝王則有梁武帝。唐太宗。李後主。宋太宗。徽宗。高宗。金章宗。在臣下則歐陽公。蘇易簡。王晉卿。米元章。章惇。李瑋。賈似道。石元之。趙明誠。趙蘭坡。張與可。郭北海。趙子固。謝奕。修。沈

此記古之人
字林乘體例

焦山包山尊勝陀羅尼經

顏平原家廟碑

石田史明古華夏。王弼州韓存良。項子京。吳用卿。嚴嵩。焦弱侯。曹秋岳。孫北海。朱卧菴。卞令之。徐興公。陳磐生。林同人。潘稼堂。陳香泉。余所知者如是而已。
尊勝陀羅尼經最多。其書之佳者。莫過於焦山包山。然焦山右軍出。吳文半截等碑。包山亦平平。近得五臺尊勝經。則直逼聖教矣。

顏平原家廟碑。王弼州謂其風稜秀出。精彩注射。趙子函謂其結法與東方贊同。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余以其外剛中柔。在東方贊下。
南唐李後主昇元帖十卷。皆二王書。在開皇帖之下。

昇元帖

瑞

淳化祖帖之上。見于陶九成輟耕錄。楊升菴墨池璣錄。董思白容臺集。然陶楊二君俱未及見。董止見六卷而不全。南唐搨全本。吾鄉董茲懷家藏一部。所謂以匱紙摹搨。李廷珪墨拂之者也。余求見三十年。不可得。丙戌年。茲懷之子元美得八卷。今歸松江提督張候雲翼。相傳丁亥春。獻入內府。而余終不得見。真恨事也。

古之善書者。每欲與右軍抗衡。如張融。富齊高帝曰。非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又柏元人以孔琳之比之。而自比于右軍。藏真謂右軍草書不如張芝。

而自謂非老僧。莫入其彀。則是抗張芝而過右軍矣。夫右軍為後世書法之祖。抗與過皆所難言。然取漢魏以上人較之。則又有泰山梁父之別。若張融藏真之言。自是書家習氣。與李監斯後一人語。同不足為重輕也。

黃華老人書

秦中碑版

大理府三塔寺南有黃華老人桮柳殼草書石刻。秦中碑板一廢於劉鄩之斃。長安城再廢于姜遵之營。永興浮圖三廢於韓縝之修灞橋。迄于今則縣令因惡求索之煩。而十不存一矣。

昇元帖十卷。本會稽董氏物。康熙丁亥春。歸江南提

智永千文 再見
又見聖賢十頁

論書

督張又南祝希饒為陸漢師雙鈞十卷今亦不知所
在
會稽董氏智永千文乃草書今藏董茲懷家張登子
家所刻真蹟為景融勒去後歸東海徐氏者則一行
真一行草余向誤信人言為即董氏本今始悟然董
氏本亦贗鼎也
黃山谷謂徐季海用筆勁正王侍書筆法圓勁而韻
俱不足夫韻非獵取而得也筆法未得日求其韻而
日增其俗筆法既得則不求其韻而自韻矣此三昧
語也唯可與知者道

右軍草書心經

草書心經乃唐駙馬鄭萬
鈞書此右軍書也張說有序
見唐文粹楊升庵著之
丹鉛按錄

濟南府署顏太師碑

相傳吾鄉樊江有陳翁者藏右軍草書心經一卷翁
自著書數冊言其授受之由筆法之妙余謂右軍真
蹟豈能流傳至今向所見此事千嘔等帖皆好事者
偽作故于陳翁亦不能無疑也
李質君中丞謂余曰濟南府署中有顏太師碑字如
椀大中有句云馬濺闕支血旗懸可汗頭又云克復
舊神州相傳康熙中濬濠得之知府某以犯忌諱砌
入牆內余考太師書雖草草數語如奉使蔡州移蔡
等帖莫不流傳千載何以此獨沉埋至今顯而復晦
耶可為二嘆

蘭亭

蘭亭

瘞鶴銘
六見

書之傳不傳有命存焉。非可求而致也。古今來能書而傳者固多。其不傳者何可勝數耶。相傳常熟父老愛張旭書。屢求判狀。是求旭書也。及旭問知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旭由此盡得筆法。則又傳旭書法矣。古今來懷才抱德而虛已下人者多矣。蓋可忽乎哉。

瘞鶴銘本摩焦山石崖。不知何時為雷所碎。俯卧山麓。故山中人呼為雷轟石。若問瘞鶴銘。則舉大殿程康莊碑亭。宋射陵翻刻本以對矣。余搨得五十六字。為陳香泉太守取去。

蘭亭
再見

成化間吳門陳祭酒緝熙得蘇氏第二本。褚摹蘭亭。割裂宋元明諸跋。分刻三本。余得其一。有徐武功跋者。與靜海高方伯鏡庭海寧查宮詹聲山家新刻本較對。則陳為劣。不知前輩何以稱之。高查原本。余皆見之。高是宋搨米臨本。查則米摹褚令鈞填本。墨蹟世所號為真褚者也。或曰陳氏所藏非真褚也。亦米臨本。

歐陽信本愛書故事。山谷愛書禪伯句。秦少游愛書山鬼語。宋高宗愛書經。歐陽文忠愛紀事。姑射山崇道廟牒。宋宣和元年臨汾縣丞趙不約書。

崇道廟牒

証言

終南道中任再見

書近來而不佻秀潤可喜不約絕無書名而其書如此信乎傳不傳有幸不幸焉寧特書而已哉終南山說經臺有楷書道德經字如指大方嚴勁道類陶隱君舊館壇記而微雜隸體無年月姓名金石諸書多不載余以為非唐人不能作此因書買持來裝而藏之有以韓宗伯所刻趙文敏臨本相較者楊子勿頷也

顏魯公自有九世祖騰至公以書名者十人人皆稱其家學淵源余謂書名亦有贈有蔭如顏氏先世能書者九人皆自魯公而傳此所謂贈也若王右軍而

論書

論書

後王僧綽王騫王規等類皆以能書流傳至今廢矣宋高宗之觀右軍書初若食蔗末如食橄欖余謂右軍書極正和平並非素旭等狂怪者可比此喻尚未切當

余大小字皆懸肘撮管學書者始則以為甚難小試之覺其可大試之即筆畫猶未合法而筆下業已沉着覺不懸不撮所書雖極秀潤皆出其下遂有欲罷不能之勢矣往與補之相聚論書搃以結法為主而列其目曰四病三十二筆余以筆法駁之則悻悻然見于面今觀鈍吟老人論書則結法之前本有筆法

法

鈎填

又見五卷十頁

一段也。何畧而不言耶。自唐宋人有雙鈎廓填之法。後世即以此法施之。唐宋之人。然鈎填者。不過墨跡。近則取石搨而鈎填之。且不問真贋好醜。見即為之。其不知則以耳為目。見題跋印記。前後分明。自然誤認為真。苟或知之。亦必舉海嶽下真蹟一等之說解之矣。奚怪乎鈎填之日多也。

余為人書。每喜論金在之文。友人以為何不書自作書。余曰。信本好書。故事。歐公好記近事。皆非無益。然猶不若金石之切要也。故余創為之。若詩句則須預

先排字。又覺太熟。故不多錄。如書經與禪伯句。非余之所知也。

董文敏十七學書。自云臨倣歷代舊蹟。趙魏公得十一。吾得十七。余謂趙雖無骨。然臨倣甚熟。工夫遠甚于董。董則唯天趣不可及耳。

子長史記。晉魏以來不甚行。而班掾著名。右軍書。齊梁間不甚重。而子敬大行。遇不遇。蓋有其時。苟非其時。雖右軍子長無益也。况其他哉。

東坡遭難。詩書並禁。甚至宣和進御書畫。有公題跋者。皆割而棄之。及後內府搜詩。英州石橋銘。梁師成

東坡書

書

書

端

廟

九成宮再見

出錢三百千月林堂榜書譚稹以五萬錢易之
 漳海黃石齋先生有書名其夫人蔡名潤石字玉卿
 書學石齋造次不能辨然余在闕購之卒不可得
 泰山東南麓升元觀中有大草書牒甚遒勁又普照
 寺有牒碑乃金大定五年刻皆佳
 九成宮醴泉銘宋榻肥而未剔本甚瘦余初疑其出
 兩石近稼堂為余言字本肥榻久石磨則筆畫僅存
 自然細瘦非兩石也其說良是又碑陰有宋元豐五
 年壬戌張觀元豐庚申王璞張琰鄭琳等題名不知
 稼堂見之否

雲麾將軍碑
 又見第廿五卷之頁

吳通微書碑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秦和惡體也蓋當時有名者乃
 雲麾將軍李秀碑因碎為六礎字畫漫滅又遭分裂
 移徙人罕知其處所况礎榻乎是以思訓一碑因官
 爵姓氏之偶同遂乃盛行于世余以其輕佻歌側往
 往棄而不收丁亥秋從潘稼堂太史所得見礎榻沉
 着痛快絕非思訓碑可比乃知古人未可輕議也
 吳通微書見墨地編者有魚朝恩碑韋器墓誌楚金
 禪師碑大聖舍利寶塔銘盧藏用上座院序式古堂
 書畫彙考有行書千文小楷陰符經余僅見楚金碑
 他皆未見又傳世黃庭經有水注痕者相傳為吳通
 年

微臨本雖筆意甚近楚金然未有確據
李北海嶽麓寺碑乃嶽麓山嶽麓寺下道旁去寺半
里許去嶽麓書院十餘步有亭覆之碑石後半有斜
斷痕膠以石灰膠處字磨滅餘俱完好而行世搨本
多漫漶者搨乎惡劣故也余于康熙戊子二月十七
日親往觀之余既不好秦和書又寺下無搨賣者排
徊久之而去寺內有道御臺道御者宋鄒浩號也相
傳浩謫衡州經此守臣溫益下令逐客旅店不敢留
風雨夜渡湘江寺僧列炬迎之張南軒為之築臺朱
子書額曰道御余以行促不及往尋一恨事也

大禹嶽麓碑在衡山嶽麓峰嶽麓所刻者宋嘉定間
何致一所摹在嶽麓山巔石壁間有亭覆之石東北
向高七尺廣兩之若屏然而亞其兩角刻文于中空
其前後搨墨處獨黑望之若另一碑其寔則一石也
余于康熙戊子春從嶽麓書院崇道祠登山由道中
庸極高明亭往觀之亭外西北隅有磨厓古刻三行
大如斗類八分缺其上截旁有小楷書二行俱不可
辨不知何人所刻亭中石刻尚多大都近代人書不
足觀也

論書

大瓢偶筆卷之二

右軍甥惠式道人。大令甥羊敬元。謝康樂。虞世南。甥陸東之。皆學其舊書。成大名。明天全翁真書學歐行學米。狂草出入素旭。祝希哲乃其外甥。人遂謂書法從大翁來。比之敬元之于大令。希哲不以為然。故書述不甚許之。余謂希哲書。宋仲溫尚當避舍。寔為三百年中第一人。若徐有貞。竒逸者少。醜怪者多。希哲豈肯低頭事之。自不得以敬元相比也。



玉枕蘭亭

福州高斯億家有玉枕蘭亭二本。前有右軍小像。所謂福州郡學本也。明末藏陳磐生家。磐生曾孫某持

遊京師同沈啟南畫卷質于同鄉蕭蟄菴御史耿精忠據福建蟄菴為其布政使以之獻精忠私人陳昉昉死復歸蟄菴之子靜君處其一無右軍像雖蒼老不及而秀潤則過之高雲客不叙石刻原委但言搨本得之綠玉齋綠玉者福州徐興公齋名也豈即興公翻刻本耶時因余將去閩未及購求丁亥夏聞靜君携玉版贄於金壇虞氏屬余壻王龍篆求之不得又托金壇蔣天石購之乃得一紙若綠玉齋本則猶未得也

米襄陽自言初學顏次學柳次學歐次學褚最久次

學既季展後乃師師宜官今觀其書師歐顏柳俱無所得大都得力于褚惟是雙鈞二指本不及登善堅寔而第四指全然不用是以努皆無力而縱橫之中反有歌側之勢

漢程博古旌忠太廟銘黃初三年陳思王曹植文鍾繇正書大如桃渾厚沉着與宣示同一結法不知者疑趙孟頫偽書余謂孟頫多肉少骨豈能辨此元常真蹟在晉已不傳故戎路季直世多疑之若此碑立于鳳翔而金石諸書無一紀載烏能免于世人之疑獨是筆畫堅厚確非六朝以後人書不可忽也

讀書

說經臺道德經

王敬美未有書名。而弇州山人四部藁云。吾王氏墨池一派。為烏衣馬冀奪盡。今遂奄然。庶幾可望者。吾季耳。余初謂元美誇張其弟。故為是語。及後見寶晉齋跋。方知元美之言不謬。說經臺道德經。字如指大。方嚴近舊館壇記。不著年月姓名。按金石文字記。說經臺左右前後碑版。莫不載。而此獨失之。何也。陶隱居稱張道恩善別法書。魏徵能辨戠字戈法。世人遂有喜鑒者不書之目。余謂鑒書如說山水。非親身歷遇。其中曲折言之。必不能詳。張魏亦偶中耳。非

論書

道經

寶賢堂帖

可取以為訓也

道德經相傳右軍換鵝書。而世不傳。傳書徐浩唐玄宗趙冬曦趙子昂書耳。玄宗小字八分有註。一在懷州。一在閩鄉縣祥符觀。浩書黃花綃上。似鍾元常者。董文敏云上卷在無錫華家。然亦未見。刻本大都非韓存良家趙摹本。即墨池堂帖本耳。余得一榻。乃秦中說經臺本。字大于趙微。隸體不知何人書。

寶賢堂帖十二卷。明晉靖王為世子時刻。以閣絳大觀寶晉為主。益以宋元明人書。明末石多散失。順治乙亥。郡守宗彝司李王照千搜得二十餘石。康熙中

諸書

之譜

諸書
康熙中書家

陽曲令戴夢熊訪求藏本。令邑諸生張敏鈎摹五十
三塊。而帖復全。然世不甚重之。
單鈎雙鈎本古法也。前輩往往專用上三指。而廢第
四指。豐道生特為拈出。余初亦不知用。後見姜西溟
執筆。乃節取之。
孫虔禮書譜。前輩稱其結構得山陰遺意。余見石刻
凡三種。皆拘而強。無怪乎竇熈之有貶詞也。
康熙中書家。餘姚楊允大。得力大令。而喜書千文。會
稽范瑞。五指雖不能不動。而能用意。金赤蓮雙鈎指
寔而大。拇指橫頂有力。余見其臨多寶塔。甚佳。草書

亦俊拔飛動。惜乎不知用意。遂多草率之筆。和止祥
學董而去其秀逸。蘇州金孝章學祝而自成片。常
熟馮補之清秀無俗氣。但不知筆法。一以分開布白
為主。未免貽誤後學。趙秋谷守其法而不變。汪文升
何此瞻小變其體。注則出入于趙。何則別宗玄秘。姜
西溟專用第四指。晚年因余言。始兼用大拇指。頗見
骨力。惜未大成而卒。黃自先執筆。雖未盡善。而用意
綿密。小楷大草俱佳。陳香泉氣味好。小楷亦穩稱。但
留心字樣。而不知筆法。故媚而少骨。查聲山一本于
董。而靈秀亦相似。王儼齋師米而失其秀潤之氣。孫

大觀帖 又見第八頁
又第七卷十三頁

黃庭經 再見

樹峰十五年前所書甚可觀。近有市井氣高義立于
古人無所得。微有僧氣。宋射陵父子雖有羶表氣。然
亦江北之傑也。
大觀帖係蔡京鑒定題簽。京雖不及端明。然秀潤刻
畫勝王著。洛神賦王逸少。丁子敬道護。歐陽信本。陳
味芝。凌中丞皆曾書。而子敬既書小楷。又作草字。所
謂子敬好書。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者也。
海寧進士陳鼎新之孫某藏唐人黃庭經一卷。麻紙
寫。元明間人俱有跋。祝希哲指為薛稷臨本。黃宗伯
則云陸柬之而藏之者。則云右軍真跡。索價一萬查

連江石鼓文

晉江馬蹄帖 再見

聖俞云。余曾見之。近穎上唐臨絹本。

連江石鼓文。明時吳襄惠公文華得榻本於楊用修。
用修得之李西崖。相傳為蘇子瞻藏本。康熙初襄惠
公後人吳子鈞屬李登。陳延之。歐陽惟禮篆而刻之。
本與國學陳倉本不同。竹垞云。西崖偽作。

晉江馬蹄帖第五卷止于智果。又右軍宰相帖第二
三行顛倒。大令諸舍敬祖帖皆缺尾行。又草書轉折
處多錯。

寶晉齋十卷。晉唐人書止七卷。餘皆米南宮書曹之
格。原石宣德間存者。僅有六七。後有翻刻本。

寶晉齋

馬蹄閣帖三

蘭亭克

茶亭 覽

晉江馬蹄閣帖原本不可問。即莊夏登翻刻本亦多散失。聞蔡沙塘少叅家所藏七塊尚完好。蘭亭古今搨本經余目者二百餘種。細取東陽何士英本較對。無有能勝者之者。何本兩石湊合。疑是薛紹彭公庫公寢本。夫紹彭翻刻力量尚如此。况定武原榻乎。惜乎未獲一見也。佛遺教經相傳出唐寫經人手。余見繆文子家藏一本。嚴密深厚。與舊館壇記不相上下。歐虞諸公不能過也。周憲王永樂十五年刻蘭亭叙五種。一臨定武的本。一定武肥本。一定武瘦本。一褚遂良摹本。一唐太宗

王羲序 再見

海寧陳氏刻帖

秀餐軒帖

摹賜本。裝入東書堂帖內。曾于西安石家見之。皆憲王一手書。圓潤無骨。臨聖教者。生平止見閩中鄭善夫本。其次則文待詔。其次則先府君。若周廣菴。陳香泉。邯鄲學步矣。祝京兆書。在閩中見一手卷。乃喪中與人一札。上可追踪大令。下可配享素師。生平所見。無出其右。若積善菴所藏。幽蘭賦。則近米不足傳。海寧陳增城刻玉烟堂帖四卷。渤海藏真帖一套。秀餐軒帖一卷。渤海藏真玉烟堂。余家有之。渤海藏真。有兩三種。可觀。聞秀餐更佳。恨未之見也。

揚州葉芳杜有舊榻泰山銘前有頌芸美題二段又有泰山紀銘四字大各方尺飛白書填墨四旁若碑榻字畫古勁勝明皇疑即芸美書
 閩中蔡端明萬安橋記寔可上配中興頌閩人云後一石日本國人換去余細閱之後幅果弱石理亦細
 泉州府學閣帖相傳洪武四年知府常性以劉莊釋文叙而刻之仁宗朝取入秘府榻本流傳最少若晉江馬蹄帖或云宋淳熙間莊少師摹帝昺馬蹄本後歸張氏或曰本賈似道物携至木棉菴非帝昺也今張又翻刻于本總與泉州郡學帖不同世人不知往

往合而為一遂指馬蹄痕若冰裂者為泉帖謬矣
 海寧徐大文有右軍書東方贊墨蹟下半已無僅存上截百餘字有趙子昂文徵仲跋趙跋後臨贊一段今在嚴州方若文之弟若方處若文大文之壻也查聖俞云

日下舊聞載賦石鼓者二人曰周伯溫李丙奎作詩歌者二十人曰韋應物韓愈張耒洪适梅堯臣蘇軾蘇轍張養浩揭傒斯宋聚吳萊顧文昭盧原質唐之淳程敏政李東陽何景明王家屏朱國祚郭天中藏蘭亭最多者宋理宗一百十七種桑澤卿百五十

匾書

二畢少董三百本杜器之游克齋各百種賈師憲八千匣王順伯百本胡菊潭十八冊陳海珠六十三本三肯堂十種卞令之二十二種王伏草三十本余亦有三十五種舊榻既難佳刻亦少止解求多如買菜傭可嘆也

查異渠云湖州錢氏有趙承旨蘇白堂墨蹟匾又有介社匾甚瘦勁有骨與流傳碑刻不同又云董宗伯匾額海寧最多然無有出陳履仁家觀復堂之上者余記幼時見仲父懷遠將軍上海官舍中有董書重慶堂三字字方三尺完密整暇在太倉東園揖山堂

石刻

諸書

按錄佳一見

右宗伯生平最服吳瑯北固山額以余觀之董優于吳遠甚但未知于趙何如耳

黔中武侯舊蹟最多曾見石刻一像高四尺上有順治于六年孤竹王可就題贊

文待詔書雖極蒼老然每失之拘謹惟黔中巡撫使院茶爽齋自有仁風承湛露還隨華月照青宵一聯朗潤飄逸與他書迥異

陸希聲撥鐙字法鐙讀作去聲云大指相對處圓如馬鐙余最不喜此解鐙本古燈字謂筆法將絕如燈之將熄撥之復明耳

石之刻石一見

黃庭三見

化度寺邕禪師碑

近代法帖以宋石元之所刻為最寶刻叢編載二十七種大半小楷石元之為余同鄉而目中從未一見往于陸其清家觀停雲館祖本黃庭二種云文氏得之南潯董氏董氏得之會稽石氏雖二石有似黃庭遺字而第一種却非石氏物余不敢信黃庭善本最少生平所見紙墨之舊莫過于查德尹陸其清所藏字畫之佳莫過于陳子文家歐臨本其次則穎上唐臨絹本予家所藏秘閣續帖本尚在穎上下

化度寺邕禪師碑是信本第一種書汪安公有一本

磨泐尚存百餘字余欲以他帖易之不果至今恨之鄞縣七友萬季野撰書譜二十四卷載古今書家一千十有五人季野沒王大司空即舍書譜在同舍錢亮工室亮工遂為已有余及查官詹借鈔再三亮工不應

金銀施碑版

金銀施之他處皆可獨不可施之碑版如陳倉石鼓武宮述志頌香山波羅碑皆用金填雖極盡尊崇之意然似削圓方竹杖矣

吳興書余凡四見幼時于上海見進呈講義小楷後于京口萬壽宮見道士張留孫勅又于長山李氏見

趙文敏再見

大觀帖 身見

樂毅遺燕惠王書細楷。今復于陳寔齋中丞所見岳陽紀事及楊龜山假山詩。余見王大司空儼齋家大觀帖有翰林院官庫本木記云是籍沒賈似道悅生堂物。後人遂以本記有無為驗。嚴嵩寶善堂書畫有袁州府半印。張居正書畫有荊州府半印。亦經籍沒故也。明南京陳別駕鋼書小詩於牡丹玉簪花辨太史沂手背為冊。鄧新甫書洛神賦縱橫僅寸餘。又能于粒米上書一絕句。昔黃長睿跋華嚴經云尺紙作七萬字以為奇。今觀此安在今人不古人若耶。

讀書

陳鋼書牡丹玉簪花辨

招碑

磨厓碑

薛純陀砥柱銘

查異渠云。搨碑天氣須春秋溫暖時候。如風燥天則搨時異。乾少選復潮。墨難用矣。夏多石汗不可搨。冬墨易暗亦不宜搨。異渠留心金石家藏十七帖。爭坐位帖。余曾采其言入書要。

磨厓碑字之最大者。莫過于薛純陀砥柱銘。董道稱其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尚多隸體。氣象奇偉。猶有古人體法。又云當時如虞褚輩皆避而讓之。六一云書有筆法。其道勁精悍。不減吾家蘭臺。惜無從而見之也。

讀書

幼時聞前輩云。徐青藤書片紙。取酒市肆。久之不償。

其值酒家若之。及青藤汲人重其書。以一金易其一
字。直遂數十倍。逸少藏山老嫗題六角竹扇。嫗有愠
色。門生設佳饌。書新柴版。几報之。為其父刮去。子敬
門生以子敬書種。蚤作佳書。致謝安安。輒批還之。夫
不遇知己。王氏父子且不免。况青藤乎。
吳門朱卧菴。收藏法帖最多。康熙中。卧菴下世。其子
不能守。宋搨法帖。如墓田丙舍。停雲館祖本。黃庭經。
玉版十三行。夫子廟堂碑。小字麻姑壇。化度寺碑。之
類。百餘種。皆歸陸其清。元明間。搨本如宋文貞碑。側
記。東方贊。爭坐位之類。則歸謝滄湄。翁康飴所得。大

都皆畫卷。無宋搨法帖。滄湄得畫亦多。聞俱散失。
碑帖流傳。有幸有不幸焉。幸則金填檀畏。壁釘帳懸。
換鶩換羊。織錦裝屏。護欄布段。名齋龕殿。刻熟發陵。
輦郡廨。函梁拱。藏玉枕。排金門。列經堂。移便坐。置于
公寢。陷于西墉。拙于冰磨。移于墨洞。得于耕者。著于
散花灘。數日不去。三宿乃行。據船而得。剖塚而取。決
河開渠。而出水。過原遷而傳。臨則帝后。收則貴妃。乞
賜則公主。翻刻則親王。駙馬。潤以鼠鬚。栗尾。筆綠。沈
漆。竹管。銅綠。筆格。大小龍團。茶惠山泉。鏤管。鏤以木。
木。寵以勅字。伴以圖像。硯影。鈴以汝州。長沙。雷州。荆

州袁州府印。搨以澄心堂匱紙。拂以丹砂。李廷珪墨。貫以鐵。檠以銀錠。扣貯以麒麟匣。引以雙龍。識以七印。題以泥金籤。裝以金玉白檀。紫羅標織成帶。易以金錢銅硯。正透犀帶。研山玉座。珊瑚僧繚。畫梁武像。王維雪圖。李後主翎毛。徐熙大折枝梨花。賜以麟角寔珠銀瓶。琉璃椀。內廐鞍馬。庄宅絹縠。酬以黃銀印。縣尉勇爵。負外郎。加入五品。保康軍節度使。不幸則泥波入井。殉葬復舟。鑄錢質庫。棄廚截角。種蠶鎮肉。鏡損割裂。甃城修橋。營浮圖。鑿為白為研。礮為柱礎。擲為梅花。翻而肉紫。馬槽橫坐。其給為月俸。枕于沒。

夫。捶于土人。埋于泥沙。移于敗屋。籍于官庫。押于南廊。橫于田間。斷于地震。轟于雷鬻。于燈市。棄于殺胡林。出入于相輪火中。培以亂石。築以竹篙。蹴以馬蹄。辱以虜將樂妓。鋤以耒耜。縮以燈影。劓以衲竅。伴以春碓。淘以河夫。染以茅屋。汁以寒具。污之。雄黃塗之。鴟吻貯之。甚而至于棄之潭中。投之灶下。碎于流寇。磨于縣令。則不可復問矣。

唐時重書。帝王卿相。后妃公主。作之於上。下至草野。閨閣僧道。娼優無不習而成名。至盜賊亦有工者。古今善題壁者。師宜官。王右軍。王大令。蕭子雲。沈傳

師楊少師米南宮教人而至今無一字傳者豈不可惜。姜西溟少時學米董有名。然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懸腕學晉人書。丁丑後方聽余言用大拇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餘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考功之後一人哉。余生平論學書要執筆正心原不要摹帖。但恐危而未安亦須六朝以前及初唐法帖時時締觀以印證之。

西園雅集十六人一時名士畢集實可上配蘭亭米

南宮記亦有意摹逸少第筆跡難繼耳。玉山雅集則更出其下。

古來書家類無常師。如逸少本師衛夫人。然過江見李斯曹喜鍾繇梁鵠蔡邕張泉等碑書始大進。則李曹鍾梁蔡張皆其師也。謂之曰專師衛夫人不可也。米襄陽本學沈傅師顏清臣柳誠懸。然又學歐陽信本褚登善段季展羊欣師宜官與王氏父子。則歐褚段師王羊皆其師矣。不得專以顏柳為米之師也。未已也。懷素觀夏雲多奇峯而知變化。則夏雲即其師矣。黃山谷見長年盪漿而悟筆法。則長年其師矣。雷

初

法

太簡聽江聲而悟筆法。則江聲其師矣。文與可見蛇
闕而草書長。是蛇即是師矣。張長史見擔夫爭道而
得筆意。觀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然後通神。是擔夫
與公孫大娘皆長史之師矣。師亦何常之有哉。願自
擇何如耳。

石涌集云。趙孟頫與鮮于伯機同學草書。自言極力
進之。不能及。此非謙辭也。伯機筆鋒遒勁。風神凜然。
孟頫所恃者熟耳。自問骨力不足。安得不望而畏之。
書必擇筆。筆佳者秃亦可書。否則不秃。有破而已。破
則萬不可書。古人所謂不擇筆者。蓋不擇新舊。非不

擇善惡也。不然。蕭何。王羲之。王僧虔。虞歐諸公。何以
正言能用秃筆。不言用破筆。而右軍父子。非宣城陳
氏筆不書哉。

懷素書。雖頹控太過。然于王氏父子筆意。寔有所得。
學書者。不從此入門。便恐意思錯用。到老無成。然自
叙千字。都被後人刻壞。須看藏真律公帖。方是李廣
射石手段。

古來題壁者。自王氏父子而後。惟有沈傳師。楊少師。
米南宮為最著。南宮之言曰。學書先寫筆。懸手作字。
久之自得趣。予以為南宮說倒了。何不云。學書先懸

懷素書
自叙千字
形帖
真律公帖

題壁

論書

手手熟壁自能題

柳誠懸心正筆正一語予雖于三四年前指為千秋筆訣掃却筆諫之說究未寔在體驗大段以一念不襟為正戊子四月望後一日在黔使院見山書屋作小楷覺努策波磔至後半心輒動動即偏偏即壞矣乃沈其心而正之往往十得七八

余鄉張陞家所刻永師真草千文正書缺三十五字草書缺九十八字字與薛本迥別雖覺勁健然微近俗墨本為縣令景融取去今歸徐氏

聖俞云中笥帖中有趙承旨書小字蘭亭叙前後赤

此系唐典晉卷第三十一分
聯後
每師子文再見

中笥帖 趙承旨書

論書

壁賦麻姑壇記西園雅集記余見吳門高澹游家一本殘帖有蘭亭赤壁而無後二種字畫瘦勁與行世碑版不類稼堂曰石在洞庭武山吳次程家張樛寮書在宋有名至金人以金餅購之而元明人多指為醜怪查聖俞云海寧縣中西寺有其額又朱人遠家有寶儉堂額字方二尺在顏柳間甚有骨力異時當往觀之

二沈三宋俱有名于國初余僅見仲溫書謂可追擬古人其他皆未之見以意度之二沈自是朝體但未識仲珩昌裔何如仲溫耳

朱竹垞檢討曰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正尹宙魯峻武
 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也一種流麗韓
 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諸碑是也一種奇古夏承戚
 伯著是也鴻都石經則兼三者而有之蓋悟中郎之
 妙余謂中郎碑奇古中兼流麗不兼方整况尹宙又
 豈方整者乎
 唐文皇書本不及高宗精較秀潤徒以其堅勁渾厚
 遂為梁武帝後一人若其所書屏風碑雖亦輕俊流
 便而無堅勁渾厚之氣與晉祠碑諸碑不同終是草
 率之筆

篆籀八分隸正行草。抵是一法。一者何。執筆用意是
 也。六朝初唐人去漢魏未遠。皆從篆隸入手。所以人
 人知之中唐以後。人分篆隸正草為四途。以為學正
 草者可廢筆法。噫何其愚也。

撥鐙法五字訣。陸希聲授沙門訶光。訶光傳刁衍。之
 傳李後主。增為七字訣。元人盛傳。至明尹熙古查道
 始。而祝希哲又增一字為八法訣云。

前輩論用墨。以為淡即傷神。濃必滯筆。余謂宿墨斷
 不可用。若新磨者。濃亦可用。獨于暑月作小楷。必須
 吳去塵程君房等舊墨。否則濃淡都不可用。

論書

宋人如歐陽蔡蘇黃皆極推顏太師而藏真則惟魯直晚年師之歐蘇皆不喜而蘇則比之周越不如藏真精技處勝太師遠甚不得以其抱脚唱賊而忽之也

論書

墨莊漫錄云學書當作意使前無古人凌厲鍾王真出其上始可自立若直爾低頭就其規矩不免為之奴矣此雖似乎大言而理寔如是思之殊覺有味唐太宗去吾學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此千古筆跡也觀晉祠碑可見奈何後世專以形勢為務耶

論書

論書

當與前卷第
五十三則連做

論書

書不必皆紙也張芝書衣帛王逸少書新棊版几子敬書練帛紗械素師書衣裳器四柿葉漆方板潦盤定州僧書沉香所種楮紙陳鋼書牡丹玉簪花瓣余四十後始知究心筆法而又奔走衣食不能專心學習比年以來作小楷至二百便肘臂無力大指亦痛因嘆少年不學老將奚成偶閱弇州評祝京兆書約齋間錄序謂與黃道中字說皆晚歲筆人不可以無年一段又復自慙庶幾于一無所營萬念俱息之時專力于此以冀有成則京兆堂廉或亦可望見也吳匏菴云唐人小楷以化度寺碑破邪論香冥君碑

論唐人小楷

論書

論書

論書

卽官石柱記麻姑壇記為最。余留心有年，破邪麻姑絕無善本。杳冥君石柱記，不得一見，惟化度寺得見殘本，寔是唐人絕調，恐非諸碑所能髣髴也。古叙脚屋漏痕，坵壁路此平原與素師三昧語也。千古指為秘訣，余以其在外面講，極不喜。大字感令小，小字展令大，觀感展二字，便知其人能言而不能行也。蓋學書者，果能意在筆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自然大小合宜，何用安排感展哉。學書先取骨力，骨力充盈，乃遂變化收藏。至于潛伏不露，始為精妙。今則先講收藏變化，而置骨力于不

懷素自叙帖

國朝人書

書價

論此正所謂未立先走，有不蹶者幾希矣。

懷素自叙，宋皆如錢穆父、蘇子由輩，皆極其推崇。黃山谷以魚牋臨摹數本，自是非常之蹟。今余所見明時刻本，雖頗秀潤，而不免穉氣，全與藏真諸帖不同。豈卽山谷臨本，而又出惡手所刻者耶。

同人中書學大進者，莫如徐壇長。丁亥夏五，余偶過維揚，哈氏見座中一聯，乃壇長書，蒼勁飄逸，兼有之。坐對半日，至不忍歸。余與壇長別四五年，而其書遽至此，所謂三日不見，當刮目相看者也。書價原無一定，逸少書叢山老姥竹扇，扇止百錢，迨

論書

論書

懷仁集聖教序則一金錢購一字樊鄉以麻一斗房村以芋千頭便得伯叔與圓機書一字而天子廟堂碑捐本價至十萬韓宋儒換東坡書于姚鱗家止羊肉十數斤而英州石橋銘取以三百千月林堂榜得錢五萬
信本當日全以草書飛白得名今傳者皆正行書而飛白與草不傳隸書碑板尚有存者然隸在楷之下前輩云逸少好鵝好其宛頸如懸手轉腕耳此妄說也曹娥碑謂如幼女漂流于風浪等語皆屬可笑
宋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體以鸚哥能言不過數句

故也然予觀六朝人書頗不盡然宋人之言何足深信

論書

論書

翻刻書

論書

帝王書有英俊氣大臣書有臺閣氣僧道書有外方氣山林書有寒儉氣閨秀書有脂粉氣
余一日作書見山書屋聖俞諸君來觀曰看我落筆中書堂余笑曰不過向馬行頭吹笛耳
查聖俞云嘉善縣學有翻刻聖教序一本可以亂真歸時當確訪之
篆法之壞自李監草法之壞自張史八分之壞自擇本此語大有意味

論書

書家

論書

論書

韭花帖

當分入前卷
第五十八則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非動矣。唐張懷瓘撰書斷。不載李陽冰張旭。雖自有說。然亦終如通鑑之遺柴桑也。宋人書。余獨喜黃山谷觀中興頌。跋與七佛偈。寔得六朝人筆意。非蘇米可比也。姑溪云。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幾不出於一人之手。余謂無論老少。工力不同。即一時興會。亦自有異。無足怪也。楊少師韭花帖。亦無足取。但比神仙起居注。差勝耳。

卷之二畢 共二十四則

